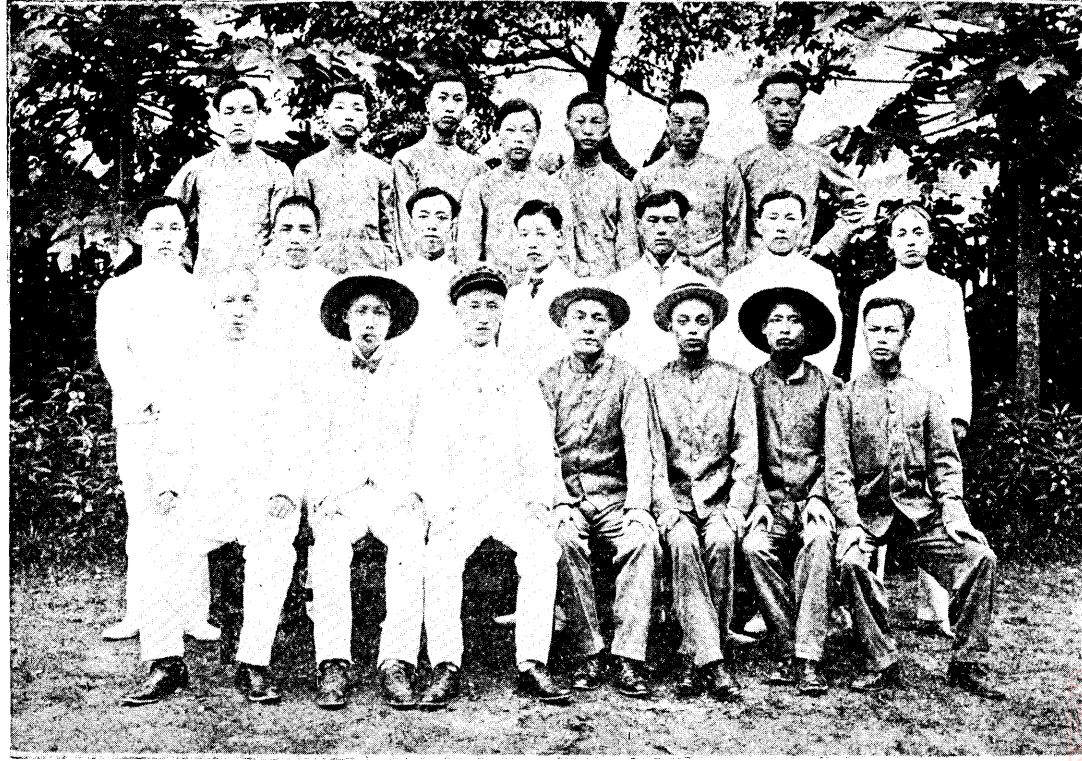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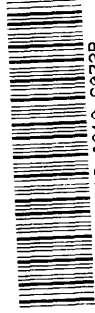
雲南敬告





留越同人攝影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10 6072B





153705

雲南警告

雲南警告緒言

某等南遊經年矣。日觀強鄰氣燄。亡國慘情。北望鄉關。禍在眉睫。安南惡劇。行演於吾人最親最愛之邦。午夜焦思。且痛且駭。且愕且懼。竊憶以 父老伯叔兄弟膏血。湊集巨款。遣派來茲。雖學無寸長。敢不以親見身歷者。爲我 父老伯叔兄弟告。共籌一救亡策乎。屢欲叙越南亡國歷史。及法人治越情形。與滇對照。而爲吾滇前途現一幅活影。因聽講鮮暇。遲遲不果。邇來法人謀滇日亟。其欲滅我而朝食之心。環球共見。吾國留法學生陳籙。特譯法人遊滇記序。上告 政府。某等得而讀之。舉疾首蹙額相告曰。嗚呼。法人謀滇之手段。果如是其急且迫哉。是書也。不可不使我 父老伯叔兄弟各手一冊。以確見法人謀滇之急。而又不可不證以某等近見。以確見法人謀滇之真。不然。陳君上 政務處書。前留東同鄉已寄告我 父老伯叔兄弟矣。而烏用是喋喋爲哉。蓋某等之所以復爲是者。有三苦心。

一恐父老不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急發熱誠。

序

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

接收王天德圖章

致蹈安南亡國覆轍。

二恐父老既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善用熱誠。或出於野蠻暴動以自速滅亡。

三恐父老既容納某等之言而知善用熱誠。然

有時又存苟安心存推諉心終不能不愛錢不惜死之志以救危亡。

此三者誠至急至要之問題。我父老尤不可不觸目驚心。某等用是先錄陳君一書。後及某等意見。集資付印。以廣流傳。所願我最親愛最有熱誠之父老伯叔兄弟。勿以某等真切之言。爲輕躁喜事。而藐然視之。尤願勿以某等區區微忱。爲空談救

# 雲南警告

國而漠然置之。如能採擇實行。富者出其資。貧者竭其力。激發愛國熱誠。共救桑梓危局。不數年後。吾滇其起死回生乎。是則某等所歌頌我父老伯叔兄弟之功於不朽也。爰綴數言於簡端。以誌緣起。



序

三



告警南雲

---



雲南警告

法國留學生陳籙上政務處王大臣書論法人窺伺雲南事 並譯法人原序

雲南警告

法人經營雲南已有年所。自光緒念九年三月初十日。雲南鐵路合同定議。後法人之前往雲南者。絡繹於途。自光緒三十一年七月起。因摩洛哥之事。與德頗有齟齬。於是專派從前經營斐洲阿爾賽屬地之經理人員工程師百數十人。巴黎東文學堂學生念餘人。前赴雲南。近巴黎新出一書。名爲雲南遊歷記。係法人古德爾孟 Comtelement 所著。查光緒念七年。今法國下議院首領都墨君 Doumer 任越南巡撫時。曾派該法員密游雲南全省。查察形勢。詳繪地圖。經年返國。今年夏間。雲南游歷記始出版。生近購而讀之。觀其籌畫一切。深知法人之用心。在必得雲南而後已。生謹將原序譯呈。序曰。就日俄交戰之風潮觀之。令吾法人不得留心於越南領土矣。吾人向不以東方政策爲意。至此亦嘆日本之勃興。以驗黃禍之不旋踵。蓋其兵力實足令人驚且駭矣。越南防守。誠爲今日不可稍緩之問題。吾國之留心時事者。各貢一見。或謂當放棄東方而經營斐洲。或謂當以越南全土與他國易一易於防守之地。然所可與易者爲

## 雲南警告

何國所當易者爲何地。則非鄙人所敢思議矣。政界中人咸莫能決其洞悉東方情形者。固已早有成見。且將來必遂其素志矣。然則將吾昔日游歷雲南及所調查一切。編成一書。以餉當世。今正其時矣。吾之政策。當割取雲南全省。然後方足以保越南。吾以吾書付手民。蓋欲讀者知雲南之價值及其物產地理。以備指南。

吾法人足跡履越南。迄今四十五年矣。無日不惴惴焉以擴充勢力。保守長久爲念。就今日之情形觀之。其實有大謬不然者。

保守屬地。猶之培植樹木焉。灌之溉之。不惜資本。使其有磐石之安。當先使其根盤錯。遠土達於甘泉。其未經開化之地。而又富有蘊積者。此正吾歐人所謂爲甘泉取之以培吾樹木者也。英人之得印度。亦主斯義。於是陸續經營。卒至佔領印度全土。而後已。越南地勢。攻易守難。如以一軍由雲南南下。一軍由海口進攻。一軍由安南中斷海陸。并攻。則越南首尾不能相顧。雲南直據上流。形如天塹。若得雲南。乃可厚積兵力。以保越南全土。

英人之經營東方。亦不肯稍有疏忽。吾法得越南時。英人亦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佔



## 雲南警告

據緬甸以爲吾法之抵力。今且侵及西藏一帶。不轉瞬間。亦將注目於雲南全省矣。不僅此也。中國近年以來。亦漸自清醒。吾法於越南之政策。至於今日。實爲不可稍緩之日矣。

攻守形勢之外。雲南之氣候溫和。尤似法國南境。於法人尤爲相宜。其礦田之富。物產之饒。較諸越南。奚啻霄壤。藉沃壤之餘。以養瘠地之不足。此雲南所以不獨爲越南之屏藩。而且爲越南之倉庫矣。美哉雲南也。以異常殷富之物產。以生吾法人無窮希望之心。此雲南鐵路之成。所以可爲吾法賀也。

俄之欲得滿洲也。非其土地也。非其物產也。蓋欲藉滿洲大陸。以達於東方口岸。以爲他日發達之計。德於山東也。則不然。其礦產之富。早已動德人之心。然山東近於日本。而遠於德國。頗難自守。中國自強之日。殆將不遠矣。一旦自奮。則華人將不復爲吾歐美之魚肉。不僅此也。彼且將收回已割之地。爲自養之計。此吾所敢預料也。如不幸而吾言果中。則中國政府。必自山東入手。而德人之足跡。將不復存於膠州矣。

## 雲南警告

至吾之越南。又非可同日而語。蓋越南民智。遠不及中國內地居民。且久蒙吾和平之教養。當彼從前隸中國時。被壓於苛虐政府之下。鞭撻刑戮。靡所勿至。一旦吾法加以矜翼之恩。越南之民。懷德既久。當自知所擇矣。

茲當日本新役之後。財力空乏。休養爲先。不能他顧。誠爲吾法經營雲南絕美之好機會。吾望他日火車遊行雲南時。吾法之權力隨之而達於雲南全省。吾尤望雲南鐵路告成之日。能在日本休養未足之先。則席捲雲南。如探囊取物矣。〔序文已完〕

全書共二百九十五頁。並附雲南地圖一張。生業覽畢。因課務吃緊。不能備譯。且作書者不准他國重譯。書中所載。於雲南地理物產最詳。生細揣法人政策。將來必藉保護鐵路爲詞。以越南之兵。移駐雲南。以施權力。其患即在眉睫。生一得之愚。不敢自安緘默。伏求我政府大臣。防患未然。而先發制人。尤爲今日救亡之要策。刻間鐵路已在蒙自一帶開工。我自當於鐵路未成之先。先以保護鐵路爲亟。派南北洋操兵二萬人。常駐滇越交界之地。並蒙自一帶。以厚兵力。則法人他日即欲派兵。亦難藉口。一面在雲南本省。趕練新軍二萬人。爲隨時遣駐各段鐵路之用。此舉名正義順。不

## 雲南警告

獨爲預防。後患之計。且可藉以彈壓土匪。免生事端。亦我政府應盡之義務。應有之權力。似不宜疏忽。自棄坐失機宜。以貽他日無窮之患。則中國幸甚。雲南幸甚。

(陳錄書已完)

醒醒我。父老叔伯兄弟。起起我。父老叔伯兄弟。奮奮我。父老叔伯兄弟。法人於此取甘泉培植樹木之主義。已決定實行。斯時在安南器械已備。鎗砲已足。日夜訓練。水陸兼舉。藥彈之由法運來者。絡繹不絕。風潮一湧十丈。大有乘此機以席捲我雲南之勢。

當去歲春夏之交。某等到越未久。情形未熟。雖不能洞見其心。而遊其印圖所。即見其所印地圖。已將我雲南邊界及內地之一溝一壑。俱繪爲行軍指掌矣。遊其磁器廠。即見其將我雲南之一城一鄉。一山一谷。均用泥作成。以備戰時之指南矣。遊其軍醫院。則見其戰陣所用救傷器具。盈千累萬矣。且時聞彼於鐵路成後。即取雲南。某等聞見之餘。初未之信。以彼文明強國。其武備之充實。其攷查之詳悉。固其本色。豈若我雲南邊防廢弛。一軍不練。一器不備。一事不實力整頓。蠢蠢然貪眼前幕燕。

## 雲南警告

釜魚之安。而束手以待人之宰割。以云將取。或者其謠。

而豈知爲日未久。爲彼所派來考查雲南邊界以爲進兵地步之兵部大臣華龍氏。已到河口一帶布置一切矣。某等此時。亦不甚介意。

及至今春。遂有越督鮑爾將往雲南消息。鮑爾者。最富於野心。彼國侵畧大家之一也。其往雲南。雖曰調察路礦。實則司馬昭之心。路人皆見。某等一聞此信。不禁驚心動魄。髮爲之豎。股爲之慄。相與頓足捶胸言曰。我雲南遂從此成東三省矣乎。吾輩雖學成。究無家可歸也。吾輩男兒。生茲末運。既無長策。可以救亡。又安忍目觀我雲南千二百三十餘萬同胞。頂香爐。豎降旗。五體投地於異族馬前。而爲我中國十八省開門揖盜。遂欲奮志蹈海。一瞑長逝。以勿貽我神明先祖之羞。繼思某等生於滇。長於滇。不能獻身爲滇犧牲。雖抱恨而沒。而天職終有未盡。乃暫延死期。仍婉轉從事。權電請大府。嚴加防慎。然亦初不料彼如是之狠且毒。欲急就我雲南川滇鐵路未成。新軍尙未萌芽時期。而爲是攻其不備。一掃千里之兇惡手段也。而茲得留法學生陳君上政務處書。閱其所載法人古德爾孟遊滇記序。確見法人

## 雲南警告

用心於某等所見所聞。毫無差異。陳君書中。僅譯其序。某等現已訪獲原書。擬將全文譯出。俾父老知法人之毒手。且近彼欲駐兵蒙自。又與陳君所料。適合其符。則法人借保護鐵路爲名。以掃蕩我滇全省。卽在目前。某等敢斷言矣。

嗚呼。我父老伯叔兄弟。誰無父母。誰無妻子。誰無兄弟姊妹。誰無墳墓田廬。行將被人宰殺。被人淫辱。被人芟夷。被人掠奪。舉世祖宗藏骨之區。皆變爲人之殖民地。子子孫孫生息之所。皆變爲人之牧馬場。碧雞金馬。悉異舊觀。洱海昆湖。腥膻滿地。我父老思此。其能忍乎。其能受乎。

夫今日亡國。我父老亦當知非昔日之所能擬於萬一也。昔之亡國。不過換一朝代。而土地依然。城郭依然。百姓依然。今之亡國。則國亡之日。卽家亡之日。家亡之日。卽種族滅絕之日。一亡卽永墮地獄。絕無復生。一亡卽沈淪苦海。終無天日。我父老獨不見歐洲之芬蘭波蘭。非洲之黑奴。美洲之紅人乎。以地球九萬里之大。而彼竟累累如喪家狗。無國可歸。爲人奴隸。動被燒殺者。以數萬計。其遠近亡國。至今未及百年。而幸存者已寥若晨星。或僅供博物院之參攷品。是不可慘哉。然甯獨是數

# 雲南警告

國而已。我父老又不見亞洲之印度。及我藩屬之高麗安南緬甸乎。印度等國之民。今縛束於強權之下。受壓制不如牛馬。生齒日減一日。其所以不為美洲之紅人者。亦將不遠矣。然數國之遠者且勿論。請即某某等所親見之安南言之。

安南亡國。迄今不過二十餘年。而人口減弱其半。且前此二十年。法人之待之也。尚不如今日之虐。以佔領之初。人心未服。恐過激則生變。務先稍安之。使之勿動。而後制其死命也。今則稍強悍有勢力者。已誅滅殆盡矣。即前為彼鄉導。賣國與彼。為彼之走狗者。今狡免既死。亦已盡烹之矣。越南人陳踐誠阮文祥等初為法人利誘。結為內應。事誠即被誅滅。如此之事。我父老等諒已洞鑒其奸。我滇果有是人。當勸戒之。或同謀而鋤去之可也。自餘平民愚婦。則奪其生計。使之生同螻蛄。朝不保夕。雖有草

澤英雄者出。亦無可揭之竿。以為光復計。於是法人益出其最劇烈之手段。而思有以並其根株種類而盡殲之。所以近十年來。越南稅則之苛。日倍一日。罰款之重。年逾一年。禁令之嚴。亦日酷一日。其稅則之苛也。有所謂身稅焉。分爲三等。上者年百餘元。中者三二十元。下者亦不下八元。門牌稅焉。上者四五百元。下者七八元不等。地稅焉。一方丈年納稅二元。房稅焉。開窗一歲。稅金二。置廁一。

## 告警南雲

歲稅金五。蓄犬一。歲稅金三。貓則半犬。雞則半貓。等而下之。雖至細如葱蕪類。亦莫不有稅。其禁令之嚴也。居城者不得入鄉。居鄉者不得至城。集會有禁。越境有禁。其罰金之重也。或盈千焉。或累萬焉。視其家之肥瘠。而爲一網打盡之計。故越人中有國亡時未爲彼搜羅盡者。今亦靡有孑遺矣。哀鴻遍野。滿地瘡痍。男者爲其牛爲其馬。女者爲其婢爲其妾。鞭撻隨其喜怒。殺戮視乎從違。凌轢殘踏。無所不至。某等眼簾觸此。未嘗不痛心蹙額。淚涔涔下。爲安南人悲。爲安南人懼。嗚呼。豈知至今日。其所以爲安南人悲且懼者。遂將轉而自悲自懼。並爲我父老伯叔兄弟悲且懼哉。雖然。以我最有勁骨最有血性之。父老伯叔兄弟。又豈甘下等越人。同爲彼黃骨碧眼兒砧上肉乎。我父老前此之所以委靡不振。不出而謀地方公益。以爲自保身家計者。蓋未聞世界上有如此之奇禍。而以地方之事。有地方官居其責任。不必越俎代庖也。而詎知同爲一國民。同有一分責任。地方官不過一邑代表人。而不能舉全邑之事。以一身獨任之。無須紳民之輔助。遂能舉之裕如也。且地方官吏。非生長於本省。其於本省之情形不熟。而於利害亦不甚關係。安能舉事事辦有成效。外

# 雲南警告

十

焉足恃以爲長城。內焉足恃以爲保姆乎。我父老伯叔兄弟自聞某等此警告後。其挺身而起。各出熱誠。各憤赤血。同商救亡。其有機警慷慨。大有力者。宜糾合同志。籌畫方略。以預備所以對待法人之具。而不至如前此之出於野蠻。庚子野蠻排外之舉。損失若干利權。

賠償若干款項。殺戮幾許頭顱。其害之大。我父老諒已知之矣。現今法人欲取我滇之心最急。其所以不遽動者。患無詞耳。若我再焚教堂。戕教士。以予他人口實。是自速滅亡矣。且外人非野蠻生番。我又何必拒之太過。即使父老熱心桑梓。以爲我臥榻之側。不容他人酣睡。然亦當出之以文明。不可以野蠻舉動行之。更不可因我地方有喪盡天良。借外人勢力以壓制我。父老伯叔兄弟之教民。而遂遷怒於外。人以至釀成無理教案。不知我釀一教案。賠款且不言。其如身首不保何。其如遺地方以莫大之患何。我父老伯叔兄弟有知。想萬不出此下策也。此事留東同鄉書中已詳言之。而某等猶嘵嘵者。恐我父老伯叔兄弟不知外界情形。將一片愛桑梓熱誠。誤用於野蠻舉動。以自速滅亡也。其富有資財者。亦當乘此患難未發之先。盡出資。

以代謀地方公益。如鑄路工商業之類。既有裨於地方。於己亦有莫大之利。亦何樂而不爲。如其兵端已肇。禍機已至。則供給資糧。補助軍需。不吝萬金之產。轉輸千里之途。亦我父老應盡之義務。至於我輩青年英偉。尤富身投行伍。擊楫枕戈。叱咤風雲。現好男兒身手。以預備後日與法人馳騁於鎗林彈雨之具。發揮我古代英雄征討外族之國魂。而不至如前此甲午役之聞砲聲而雲散。以遺千古羞。且陷我



## 雲南警告

子孫於越人之苦境。欲求死而不得其所也。

以上數者。即日本所恃以勝俄羅斯。美利堅所恃以脫英吉利。亦即意大利之所恃以獨立。我父老伯叔兄弟果能具而有之。則雖十法蘭西。舉我雲南一省之力。亦足以抗之拒之。盡復我已失之權利。而令金馬碧鷄。橫飛天表。又烏在悲安南之悲。懼安南之懼也。夫安南之所以爲安南者。亦安南人自爲之。非法人之能安南之也。雲南亦猶是矣。語云。國必自滅。而後人滅之。我不自滅。則將見人之見滅於我。更何必灰心短氣。而爲是杞人之憂也。我父老其起哉。我父老其起哉。我父老果不以某等之言爲妄也。則某等更請以千慮一得之見。就此時所宜急舉者數事。畧陳大概。以備施行。

一我父老宜糾集三迤人民。乞師政府。爲陳君後勁。以力拒法兵之入境也。夫法人欲駐兵蒙自。不過借保護鐵路爲名。其發難即在旦夕。若我無兵以爲之保護。則終不能解釋此問題。故某等一聞此警報。即電達政府。請速撥北洋新軍二萬。前選派幹員。以資防衛。然某等勢力薄弱。安能必政府之聽而達此目的。是我

父老亦不得不以一電繼之。若不行。則再電之。再不行。則舉吾全滇人民同爲申包胥。政府之視我滇。亦未必秦於楚之不若也。此我滇迫不可緩之急務其一。

一我 父老官速集股款。卽時興工。以築滇川鐵路也。一國命脈。全在鐵路。我滇路

綫。南已被法人劫取。西又久爲英所垂涎。此時所恃以圖存者。僅此東北一路。此外如滇

西緬騰之路。亦宜畫歸川滇項下。卽時修築。不然亦難保也。

稍有血性者。宜如何踴躍集股。以期速成。爲我滇延一線

生命。何至今仍徘徊觀望。集股寥寥。是豈我 父老竟忍坐視吾滇危亡。而不求一

救亡策乎。想 父老未必死心若是。仰或 父老未聞鐵路利益乎。則近年以來。憂

時志士。曉音枯口。呼騰國中。我 父老必習聞之。而無待某等之贅言。又豈我 父

老欲一誤再誤。復將此路送入外人之手乎。則滇越路綫之成。其禍害已不可思議

矣。若我再不築成此路。以取四川援助。吾恐法人朝發夕至。我旣無相當之自備。又

無可恃之輿援。則雲南亡亦亡。不亡亦亡。卽四川且投其漩渦。黔桂以兩面受攻。亦

瓦解矣。然則滇川鐵路。可不卽時築成。以爲救藥乎。此我滇迫不可緩之急務其二。

## 雲南警告

一宜救地徵兵。自成一鎮也。南北洋新軍。雖不可不求之。以爲救命之劑。然可暫而不可常。且其兵雖畧有形式。而非我雲南住籍。恐無桑梓感情。不若就地徵兵。之爲善。此時暫以北洋新軍爲訓練。爲先導。俟徵兵具有成效。然後謝之。移作保護別地之用。豈不較爲着實哉。不然。一日不徵兵。吾滇終無自強之日。無新軍以爲規範。則徵兵終不能速成。其亦坐亡而已。此吾滇迫不可緩之急務其三。

一宜續派出洋學生。學習陸軍警察實業諸學也。夫此時而始續派學生。勢將迫不及待。雖然。滇在。一日。我滇人不得不盡一日防禦之力。若既就地徵兵矣。而又無將才。恐不能統馭其兵。則續派陸軍學生爲不可緩。既有兵矣。然無警察以助之。究不能杜漸防微。以補兵力所不及。則續派警察學生爲不可緩。有兵矣。有警察矣。稍可抵制其有形之侵畧。然猶不能禦其無形之工商戰力。而我滇終歸天演淘汰。是不可不速振工商。以抵制其無形之侵畧也。速振工商奈何。一面派學生學習其精深。一面購機器製造其粗淺。務使我滇一切飲食服用。皆不仰給外人。而後民得生機。不至困如涸鮒。同歸劣敗之例。此續派出洋學生。又爲今日迫不可緩之急務其四。

## 雲南警告

十四

一宜團結一會。互相勉勵。無用法人紙幣也。法人經營東方。全恃紙幣之力。舉其一端論。如東京鐵道。初以駕紅河之鐵橋。長十餘里。欸項支絀。不能成事。及一旦紙幣發行。僅費三四金之印刷工。遂將全路齊舉。而今且謀及我雲南。我父老試思。紙幣之害。何如其大哉。且法人以片紙而當我千百萬金之用。我父老亦何爲而甘之也。夫我中國龍元。本有實質。而父老且不肯廣用。何乃用法人之紙。助其力以自滅乎。推父老用之之心。亦不過以其便也。若貪其利而賣我雲南。則人人得而誅之。恐父老未必出此。故亦不論。若果欲其便。我父老又何不多集股欸。就川滇鐵路頃下。而設一銀行。以行使自己紙幣之爲得耶。自行紙幣之利。昭昭在人耳目。我父老有百萬之銀。可作四五百萬之用。何乃甘讓人之握我利權。而已反爲之行使也哉。我父老亦曾思。法人可以紙當吾之銀。則彼以十元紙本。不將吾全滇買盡乎。而更何必煞費經營。耗許多腦力也。我父老其亦休矣。自今以往。富各出天良。組織一會。相戒不用法人紙幣。其有知而故用者。共出而對待之。食其肉以爲同胞。請命。則滇尙有一線生機。可存不然。雖練兵。雖興學。終不免爲虎狼之口頭物矣。此吾滇迫不可緩之急務。其五。

所謂決一  
死者非野  
蠻排外之  
謂也。閱者  
慎勿誤會

## 雲南警告

以上五事。皆吾滇今日力所能及。重大不可稍緩之問題。若我父老果能齊舉行之。而又有甯死不願爲安南人之魄力。則法人知必拋若干頭顱。而後得我尺寸之地。所得不償所失。亦未必不望而生畏。而稍稍退步。使我雲南再得延數年殘喘。以爲整頓時日。我父老亦由是臥薪嘗膽。駸駸進步無懈。又安在獨讓日本之能撻強俄也哉。嗚呼。我父老叔伯兄弟。事至今日。危迫極矣。千鈞一髮。一失不再。我雲南之生而飛躍於大舞台上也。在我父老叔伯兄弟此時之舉動爲之。我雲南之死而永墮苦海也。亦在我父老叔伯兄弟此時之舉動爲之。我父老叔伯兄弟。蓋急起而振作精神。以與虎狼決一死哉。我父老叔伯兄弟。處此時勢而不決死。恐過此以往。無死所矣。且我父老叔伯兄弟。乘此時而決一死。或可以不死而倖生。亦未可知。若不乘此時決死。則必死無疑矣。某等知我父老叔伯兄弟。有甯死之氣概。而恐不識法人用心之毒。不存一必死之心。犯百難。冒萬險。事事思所以竭力維持之。以挽此危局。故特以陳君上。政務處書紹介於我父老叔伯兄弟之前。俾我滇人咸知法人謀我之急。並贅數言於末。以與我父老叔伯兄弟同商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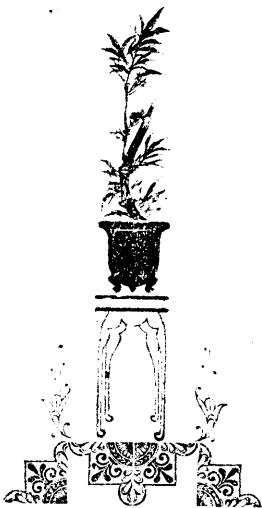
告警南雲

亡之策。我父老伯叔兄弟。果聞此而動於心乎。則某等此一篇警告。當為我雲南重見天日之檄文。非然者。即我雲南十四萬六千六百八十里之弔文也。痛哉。

十六

留越學生同識於河內

某等謹頓首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6072B

